

續齊諧記

梁 吳均 撰  
明 吳瑄 校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鈹具  
至夜車轄上金鳳皇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  
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  
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  
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  
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  
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皇子云今月十二夜北

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皇飛去莫知所在

鳳轉逢此網羅

嵇康詩云翩翩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貳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燃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陸機詩三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鷓臯所搏逐樹下傷癢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啣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鷓臯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

降人皆謂真孝昭也

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鮐魚乃不避死蓋板作兩生鮐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荅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

長

頽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

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荅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

續言  
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  
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  
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  
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  
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  
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  
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  
錢潛乃拔取旣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纛  
上晉武陵王晞晞夢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

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夔後  
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  
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  
亾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  
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  
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無歸日旣夕二  
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  
久比桓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  
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

又芒繩束縛其屐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美許彥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卧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竝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

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温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

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  
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稽  
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  
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  
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  
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  
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  
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

曰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  
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盥  
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  
尚書郎東稽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  
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  
奉水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  
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  
左遷仲冶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

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  
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荅曰織女  
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  
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絲  
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荅曰  
赤松先生取以明日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  
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  
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  
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  
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  
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  
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  
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  
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  
令君蠶桑百陪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  
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鄞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

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  
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  
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  
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  
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  
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  
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  
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  
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  
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  
嘉六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  
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  
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  
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  
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

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屢謂婢子還取筮篲爲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筮篲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荅以銀梳白琉璃匕各一枚旣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筮篲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諸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前